

E. H. Parker 著
向達 黃靜淵 譯

漢譯世
界名著

鞑

鞑

千

年

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94423)

漢譯世界名著韃靼千年史一冊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每冊實價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E. H. Parker

譯述者 黃向靜 淵達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章

第四章 突厥之中興與滅亡

開元八年（七二〇）冬，御史大夫王峻爲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Basmilye*），東發奚契丹西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Kera R.*，在今額爾齊斯境內）上。「小殺」聞之大恐。噶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西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峻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卽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王峻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峻兵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卽擊取之，勢易爲也。」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峻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噶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噶欲谷分兵問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衆，盡爲突厥所擒，並虜其男女而還。噶欲谷迴兵，因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爲涼州都督，遣副將及判官元澄出兵邀擊之。噶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

固，即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即領軍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敬述下兵至那契丹遇賊，元澄令兵士揜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裂，盡墮弓矢。由是唐兵大敗。元澄脫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涼州事。（按拔悉密之名已見前述，舊爲車鼻可汗之一部，當即一二四六年教遣至中國之使人柏朗嘉賓游紀中所紀之 *Biermans* 也。拔悉密雖得附盟中國，獲一時之榮，然得不償失也。）「小殺」由是大振，盡有默噉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元宗爲子，許之，仍請尙公主，帝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七二五）上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爲之用，闕特勤驍武善戰，所向無前，噉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壯，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召其大臣扈從，即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爲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妻及闕特勤噉欲谷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爲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尙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旣與皇帝爲子，父子豈合婚姻？」「小殺」

等曰：「爾蕃亦蒙賜姓，猶得尙公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頻請不得，亦實羞見諸蕃。」（按吐蕃之盛，纔六十年，遂與中國平視。其唐蕃會盟碑一面爲漢字，一面爲蕃書，今猶存於拉薩，一九〇四年英國遠征軍入藏會及見之。）振許爲奏請，「小殺」乃遣大臣阿史得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令仗內馳射。扈封畢，厚宴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

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書約同寇邊，默棘連不從，封上其書。帝嘉之，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以茶易馬，始見於此。（突厥吐蕃間書信往來，大約用梵文或康居文，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吐火羅王遣使獻書，史謂其文同佛國語也。）

默棘連死，國人共立其子爲伊然可汗，八年卒；其弟嗣立爲苾伽骨咄祿可汗。明年遣使來朝，獻登俚。俄爲其「左殺」判闕特勤所殺。遂立毗伽可汗子，又爲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又殺之。葉護乃自立爲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國人奉判闕特勤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爲「西殺」。帝使者諭令內附，烏蘇不聽，其下與拔悉密等三部共攻烏蘇。

米施，米施遁亡。其西葉護阿不思及葛臘哆率五千帳降。以葛臘哆爲懷恩王。三載，拔悉密等殺烏蘇米施，傳首京師，獻太廟。其弟白眉特勤，鶻隴匈立。是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密曾爲可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亂，抵薩河內山，擊其「左阿波達子」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祿殺拔悉密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爲吐咄祿毗伽闕可汗。明年殺白眉可汗傳首獻。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婆訶可敦 (Ba Bey Khaturu) 率衆自歸，封爲賓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所謂北帝國或東帝國者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其族分國於西者曰西突厥；別見下章，今不贅。

余將此書初版在中國出版，迨余於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反英，承哥本哈根大學托瑪生教授贈余以鄂魯渾古碑考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déchiffrées par Vilh Thomsen Helsingfors, 1894) 一冊，碑文爲突厥人所採用之一阿拉米亞字體 (Aramaean script) 其毗伽可汗自述其一生與闕特勤之事蹟；此蓋唐玄宗開元二十年 (七三二) 受玄宗之命所立，而留於原地者也。

其後未幾，又承聖彼得堡帝國科學院 (Imperial Academy of the Sciences) 拉多洛 夫博士 (Dr. W. W. Radloff) 之厚意，以其所著鉅帙之地圖 (Atlases) 數冊惠贈，突厥文及中文碑銘俱附大張照片。說明用德文，題爲 Arbeiten der Grehon-Expedition，意即「阿魯渾考察記實」也。

自是以後，夏德 (F. Hirth) 沙畹 (Ed. Chavannes) 伯希和 (Paul Pelliot) 諸人數從中史方面尋出證據以解決古突厥文之問題；然英國學界尙未曾注意及此也。班 (Banc) 馬魁特 (Marquart) 巴托爾得 (Barthold) 諸人翻譯波斯阿拉伯亞美尼亞及希臘文之著作，夏德等遂用以證其所說，余之所以能證合其確實之韃靼名字者，得力於諸人之作爲多。如碑中之 Bremm 與 Istäm，一汗因此得明其卽爲中文之士門與乙息記，二可汗而 Kapagan Klw-khan 卽此書之默噠 Meraho，蓋毗伽可汗之叔父也。

卷五 西突厥

第一章 阿史那族之盛衰

初他鉢之死，突厥人以其子大邏便爲庶出，因舉菴摩羅爲大可汗。菴摩羅與乙息記之子攝圖因互爭汗位。後攝圖爲沙鉢略汗，而菴摩羅則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而大邏便則爲阿波可汗。後沙鉢略與阿波相攻，於是突厥分爲東西部。大邏便與西突厥，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轟海（*L. Balkash*），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在長安西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程至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程至其北庭，大約與一一〇年葛兒汗所建之葉密立部落相距不遠也。鐵勒龜茲及西域諸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都陸（*Türk*）及弩矢畢葛邏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異。其官有「葉護」有「設」有「特勤」，常以可汗子

弟及宗族爲之；又有「乙斤」「屈利吸」「闕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

大邏便既爲處邏便可汗所擒（處邏便可汗亦名葉護可汗，玄奘於千泉所見之突厥葉護可汗其人也。唯中史每以「葉護」「俟斤」之屬誤爲人名，如「木杆俟斤」人應爲「俟斤木杆」是也。但在中文「俟斤」乃「木杆」之別稱耳。）其國立鞅素（Angau）特勤之子，是爲泥利可汗（Neri Kakhau）。至其子達漫（Darman）號泥厥處羅可汗（Nikül chmlakhakhan）。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而向氏又嫁其弟婆實（Bahir）特勤。隋開皇末，婆實與向氏詣長安。處邏可汗居無常處，然多在烏孫故地。立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Laskend）北，以制諸胡；一在龜茲北。其地名應婆，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代所居之窟致祭焉。煬帝大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召處邏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邏謝使者，辭以故。先是達頭者舊爲西面可汗，初與沙鉢略有隙，遂分爲別部。因東可汗雍虞閭死後，自立爲步迦可汗。達頭死後，爲孫射匱（Shaiku）微弱不得爲汗。至是，射匱遣使至隋求婚。裴矩因奏曰：

「處邏不朝，自恃強大，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代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邏，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處邏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邏，然後當爲婚也。射匱聞而大喜，與兵襲之。處邏大敗，棄妻子東走高昌。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往曉諭之，遂入朝。處邏可汗於煬帝大業中與特勤大奈入朝，從宇文化及征高麗。江都之亂，從化及至河北，唐初歸京師，封歸義郡王。處邏與始畢有隙，始畢使人殺之。

特勤大奈 (Dano) 隋大業中與曷薩那可汗 (Hassan Kha Khan) 同歸中國。(沙晚於所著西突厥考 (Turcs Ceuidemtanx) 中，曾將此等含糊不清之突厥人名一掃而空，以爲如泥瀛處邏達曼以及曷薩那三人，中史以爲異名，實則一人也。) 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會唐高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明和襲高祖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明和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及定京城，因賜姓史氏。唐武德初從太宗討薛舉，平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貞觀十二年 (六三八) 卒。初曷薩那之朝隋

也，爲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其叔父射匿爲可汗。遂開土宇，東至金山（Altan Tagh, or Altan Range），西臨西海（Caspian Sea），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應爲東突厥）又爲敵。乃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大約在今 Kuldja 附近），尋卒，弟統葉護（Jabgu-Superior or Chief Jabgu）代立。（統葉護即在石國北，以統諸胡之小可汗也。）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頭甚長。遂北併鐵勒，西拒波斯，南接鬪賓，悉歸之。按唐克突厥傳史料會云：波斯汗科斯洛厄茲第二（Chosrōi II），以得阿乏爾人之助，奮力以保薩珊王朝，而希羅皇帝希拉克略（Greco-Roman Timpiror Keracius）則與強盛之可薩汗（Khanofrū Khuzars）合謀，以侵波斯，無所不至。（所謂可薩可汗，當卽裏海濱之可汗也。然非屬大葉護，大葉護所屬小可汗雖亦名可薩者，然此二字無氣音，非前指之可薩也。）突厥人於五八九年，襲有巴爾克（Balkh）及侯拉得（Kerat）兩城，五九九年，助其屬部貴霜人及嚙噠人抗阿美尼亞人與波斯人。波斯人大敗，薩珊王朝之子裔卑路斯（Peruz）因奔唐，封爲王，於嗣聖元年（六八四）歸國。是時大食極盛，突厥屢爲所擄。

中史謂統葉護斯時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里（約在今阻羅斯河（R. Taras 一帶），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Gherafa），并遣吐屯（Tudan）（突厥文碑中屢見此字）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買條支（Mesopotamia）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六二二）冬大軍當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來請婚，計將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數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爲婚。是時佛林（Fering or Franks）與中國之交通，其梗阻蓋猶有甚也。太宗卽位後，貞觀元年遣眞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寶劍金帶，馬五千匹。時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於國，部落咸怨，萬邏祿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爲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爲莫賀咄俟屈利昆可汗，令分統突厥裏落爲小可汗，及此自稱大

可汗，國人不附。弩矢畢部共推泥熟莫賀設爲可汗，泥熟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勤避莫賀咄之亂亡在康居，泥熟遂迎而立之，是爲乙毘沙鉢羅肆葉護可汗 (Ilvi Shaporo Fowith Jubgn Khakhan)。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唐。太宗不許，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及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悉叛之。肆葉護既是舊主之子，爲衆心所歸，其西面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二部衆帥多求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大敗，莫賀咄遁於金山，尋爲咄陸可汗所害。國人乃奉肆葉護爲大可汗。肆葉護可汗立，大發兵北征鐵勒薛延陀，逆擊之，反爲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無統馭之略。有乙利可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由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滅之。羣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憚泥熟而陰欲圖之，泥熟遂適焉耆。其後設卑達與突厥弩矢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人迎泥熟於焉耆而立之，是爲咄陸可汗。咄陸可汗者亦稱大度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武德中常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柔，與之結盟爲兄弟，旣被推爲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太宗賜以名號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臚寺少卿劉善田至其國，冊授爲吞阿婁拔奚利邲咄陸可汗 (Kutluk Khakhan)，咄陸之義爲福也。時西域諸蕃上太宗以天可汗之

號云。明年泥熟卒，其弟同俄設立，是爲沙鉢羅唃利失可汗，以貞觀九年（六三五），上表請婚，獻馬五百匹。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爲十部，每部各一人統之，號爲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號十箭焉。又分十箭爲左右廂，一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啜（Chih），一啜管一箭。其右廂號爲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Djish），一俟斤管一箭，都號爲十箭。其後或稱一箭，爲一部落，大箭頭爲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於碎葉已東，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已西。自是都號爲十姓部落。自是內亂頻起，卒分西突厥爲二。有欲谷設者，初或統制黠戛斯、貨利習彌、嚧及西海諸部族，爲西部所立，爲乙昆咄陸可汗。乙昆咄陸可汗既立，與唃利失大戰，兩軍多死，各引去。因與唃利失中分，自伊列河（Ili R.）已西屬咄陸，已東屬唃利失。咄陸可汗又建庭於烏鐵曷山（今亞歷山大山 Alexander mts）西，謂爲北庭；自厥越拔悉彌、駁馬、結骨（Kirghiz）火燔、觸水、昆諸國皆臣之。（駁馬與結骨數相侵伐，貌類結骨而語言不相通。突厥謂駁馬爲曷刺，駁馬亦名曷刺國（Ghora）云。居地較結骨爲寒，少鐵器，其北有人馴鹿供使用。駁馬族與拔悉彌卽爲一族。拔悉彌國多雪，恆以木爲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楯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全毛着

雪而滑，如着履屐，縛之足下。若下阪，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焉。上阪即手持之而登。又按天寶時，突厥白眉可汗立，突厥大亂，拔悉彌會有名阿史那氏者，會一時被推爲曷刺可汗，（事見前章。）十三年，唃利失爲吐屯，俟利發與欲谷設通謀作難。唃利失窮蹙，奔於鐵汗而死。弩矢畢部落酋帥迎唃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勤而立之，是爲乙昆略沙鉢羅葉護可汗（Ivirio Shaporo Jabgu Khakhan）。乙昆可汗既立，建庭於雖合水（Syr Daria）者，謂之南庭，（雖合水宋雲玄奘俱曾至其地，）東以伊列河爲界。自龜茲（Kuehi）鄯善（Tarim），且末（Sherchen 卽馬哥李羅書中之 Charchan），吐火羅（Tochavia），焉耆（Harashir），石國（Taskind），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 Shmarcand 地方之國家）皆受其節度。屢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勉。貞觀十五年（六四〇），令左領軍將軍張大師冊授焉。賜以鼓纛。於時咄陸可汗與葉護頻相攻擊。令咄陸遣使詣闕，太宗諭以敦睦之道。咄陸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石國吐屯攻葉護，擒之，送於咄陸，尋爲所殺。咄陸可汗既併其國，弩矢畢諸姓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